

## 跋五代李从暉妻朱氏墓志

□ 王凤翔

李从暉,五代藩王,晚唐五代枭雄李茂贞之子。晚唐五代时期,李茂贞、李从暉父子虎踞秦陇,开府割据,一度卵翼十余镇,势力达及四十余州,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地缘政治势力。李茂贞之后,李从暉继任凤翔节度使,前后镇凤翔(今陕西凤翔)二十年,位列藩王,地位显赫。由于晚唐五代史料残缺不全,李从暉虽在新、旧《五代史》的《李茂贞传》中皆有附传,但都失之简略,且有很多讹误。幸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题为《李公妻朱氏墓志》的墓志拓片,即李从暉妻朱氏墓志。该墓志也被收录到《唐文续拾》之中<sup>[1]</sup>。朱氏墓志记载了朱氏的生平、家世情况,还提供了李从暉的相关事迹资料,其中不少记载不仅可以补校唐五代史籍之缺误,而且事关五代时期李茂贞、朱友谦、李存勖等割据争霸诸强,对于揭示五代多元政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今笔者试结合史籍,对朱氏墓志进行疏证,并对李从暉事迹作一考索,以期对五代史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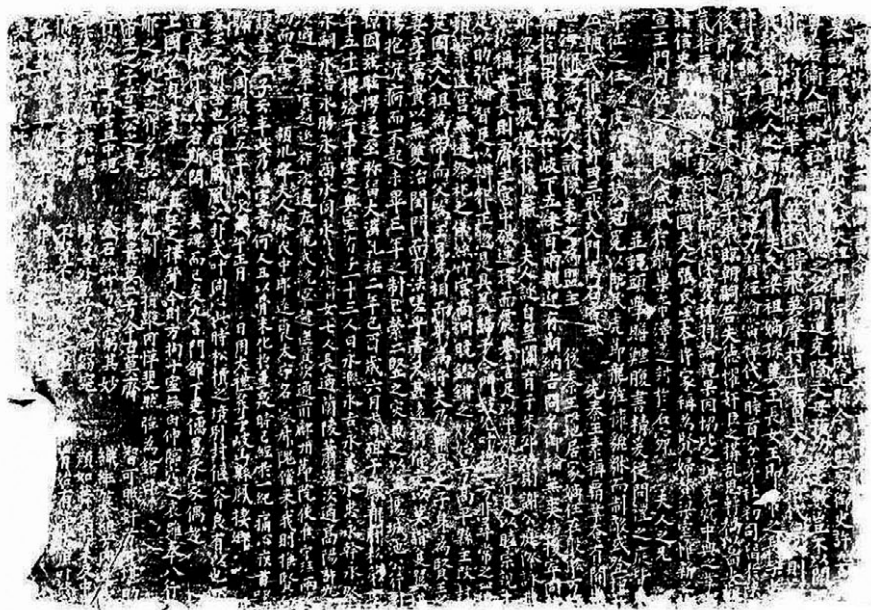
## 一、朱氏墓志录文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墓志拓片题为《李公妻朱氏墓志》(编号:墓志 5156),收入《碑帖菁华》。拓片长 70 厘米,宽 50 厘米,正书书写,骈文文体,计 39 行,满行 31 字,全文共计 1053 字。该墓志还收入清人陆心源所编《唐文续拾》卷七之中,录文用点号句读,“□”表示缺字,但有缺误。今笔者以拓片为底本,参对《唐文续拾》,将录文整理标点附下。凡碑别字和繁体字均改作规范简体字,个别文字为保持原貌,不做更改,文后以括号说明之。

故凤翔节度使秦王赠尚书令李公楚国夫人高平朱氏墓志铭并序

粤若卫人兴咏,庄姜推贤德之名。周道克隆,文母预功臣之数。岂不以关关叶美,灼灼摘华,彰懿范于一时,飞英声于千古。自天钟秀,何代无人,则我故楚国夫人之谓也。夫人梁祖嫡<sup>[2]</sup>孙,翼王长女。王即帝之长子也,讳友谦,字□□(德光<sup>[3]</sup>),处亲贤之

地,力赞经纶。当禅代之时,首分茅社。初司留于陕服,后节制于蒲津。旋属季弟临朝,嗣君失德。惧奸臣之构乱,思转祸以图安。观三气于晋阳,瞻乌送款。求援师于陈宝,插羽论亲。果因协比之谋,克就中兴之业。书诸信史,载在丰碑。母燕国夫人张氏,生本将家,称为贤妇。赞梁室惟新之兆,宣王门内佐之风。国人咸赋于鹊巢,帝泽遂封于石窾。夫人之兄,并蝇头学贍,鲤腹书精,爱从问礼之庭,皆未专征之任。貂皮蝉翼,装冠冕以临民;虎节龙旌,拥貔貅而制敌。或登坛于左辅,或推轂于许田。三戟交门,万石当世。先秦王素称霸业,奄有关畿,四海仰之为真人,诸侯奉之为盟主。后秦王以地居冢嫡,任在股肱,方作翰于回中,兼握兵于岐下。五彩百两,亲迎有期。纳吉问名,御轮无爽。结援宁同于郑忽,捧匜孰愧于怀嬴。夫人诞自皇闱,育于朱邸。幼则谢公庭际,咏飞絮以称奇;长则齐主宫中,破连环而震誉。言足以中规矩,行足以睦宗亲,才足以助弥纶,智足以辩邪正。总是具美,归于令门,致允叶于一方,非寻常之四德。苹蘩筐筥,无违祭祀之仪;丝竹宫商,洞晓铿锵之妙。始号高平县主,改封楚国夫人。祖为帝而父为王,兄为相而弟为将,夫乃霸君之子,身为贤王之妻。享富贵而无双,治闺门而有法。嗟乎!青天甚远,痛偕老以莫谐;只翼堪伤,抱沉疴而不起。未毕三年之制,已蒙二竖之灾。兼之以盗据城池,公行剽掠,因兹骇愕,遂至弥留。大汉乾祐二年己酉岁六月七日殁于凤翔府私第,享年五十一。权殓于<sup>[4]</sup>中堂之奥室。有子一十三人,曰永熙、永吉、永义、永忠、永幹、永粲、永嗣、永浩、永胜、永嵩、永固、永载、永济;女七人,长适兰陵萧渥,次适高阳许九言,次适供奉官赵延祚,次适左龙武统军赵匡赞,次适前鄜州节院使焦守珪,两人幼而在室。颖川郡夫人蔡氏,中郎远裔,太守名家。叔隗锐<sup>[5]</sup>来,我则推贤而让善。孟子云,卒此乃继室者何人。且以骨未化于重泉,时已经于一纪,痛心疾首,叩地号天。大周显德五年岁次戊午正月□□日,用大礼葬于岐山县凤栖乡,附秦王之新茔也。昔日凤凰之卦,



朱氏墓志

式叶同心,此时松楸之坟,别封偃斧。良有以也,何足道哉!惨行路以若斯,闕英魂而已矣。九言,门馆下吏,儒墨承家,偶趋上国以立身,幸忝真王之择婿。今则方拘十室,无由伸临穴之哀;虽奉八行,不郁乏碎金之作。多惭漏略<sup>⑥</sup>,勉副指踪,同悼斐然,强为铭曰:

帝王之子兮王公之妻,富贵莫二兮今古莫齐。智可照奸兮才堪助理,行必合道兮言且中规。金石丝竹兮悉穷其妙,织经纂组兮罔违其道。柔良内积兮无爽和鸣,贤善外彰兮式调(歌)窈窕。颜如舜英兮未及中年,痛彼妍夺兮遽遭沉绵。不医不卜兮愿从下土,有始有卒兮庶叶终天。郡号辛勤兮率励诸子,菲食薄衣兮送归蒿里。英魂烈魄兮宅此佳城,万古千秋兮识兹名氏。

## 二、李从暉事迹考索

朱氏墓志所称“故凤翔节度使秦王赠尚书令李公”即指李从暉。李从暉原名李继暉(李茂贞诸子以“继”字行)。后唐立国后,李茂贞归国称藩,为避后唐庄宗李存勖之子行“继”字讳,故诸子省“继”字,单称名。李继暉即称李暉。后唐天成元年(926年),明宗特赐李茂贞诸子预皇子列,准连皇子行“从”字,以从子视之。自此,李暉改称李从暉,为史所记。因此,李从暉、李继暉、李暉乃为一人。

据《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茂贞附李从暉传》记载,李从暉乃李茂贞长子,生母为刘氏,后晋开运三

年(946年)卒于位,终年四十九岁。依此推算,他应该出生于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年)。若《旧五代史》记载无误,那么李从暉的身世还需进一步探讨。李茂贞生于856年,至898年他正处于割据的鼎盛时期,在其四十三岁才得“长子”之说似显不妥。从唐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李茂贞(时年四十八岁)以其子李侃迎娶唐昭宗女平原公主的记载来看<sup>⑦</sup>,李侃当时应正值婚娶之龄,而所谓“长子”的李从暉才年仅六岁。李从暉之上似应有李侃一兄。又《册府元龟》卷七八六《总录部·多能》记云“晋李从昶(李从暉之弟),秦王茂贞第三子也。”据此种种,李从暉似不是李茂贞长子。笔者推测李茂贞当有前妻,后又迎娶刘氏,立为正室。李茂贞四十三岁时与刘氏生下两人第一个儿子李从暉。刘氏既是正室,李茂贞开府立国之后又称皇后,李从暉以此才被称为李茂贞的嫡长子。

李从暉的宦历因史籍记载不明,以致多有误会。《旧五代史》卷一三二载,李从暉“未冠,授谏议参军,赐绯鱼袋,寻迁领彭州副使,凤翔衙内都指挥使。”<sup>⑧</sup>“未冠”即未满20岁,也即917年之前,李从暉方忝列幕府参军。因彭州(今四川彭县)地属西川,时为王建所占,故李从暉所任彭州仅是遥领,凤翔衙内都指挥使才是实职。其后《旧五代史》本传又云“天复中,自秦王府行军司马、检校太傅出为泾州两使留后。”天复中,李茂贞爵封岐王,直至后唐同光二年李茂贞归唐才改封秦王。对此《资治通鉴》、两《五代史》等



史籍俱记载李茂贞开岐王府,而非秦王府。显然,《旧五代史》中对于李从曦曾经任过“秦王府行军司马”的记载有误,应为“岐王府行军司马”。又,唐昭宗天复年号共计3年,即901至903年,若按此计算,李从曦年不及6岁即出镇泾原彰义军,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与前述“未冠,授谘议参军”之说相矛盾。因此,《旧五代史》所谓的“天复中”或为史书传抄错误,或是指李茂贞割据政权内部自用的天复纪年。从至今笔者掌握的史料来看,李茂贞使用天复年号纪年至少20年<sup>[9]</sup>,即至920年。若以此解释,李从曦在“天复中”出镇泾原就可以理解了。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十一月,李从曦以彰义节度使兼侍中的职衔出使后唐。后唐为笼络李茂贞父子,晋封李从曦为中书令。李从曦回到凤翔后,力主向后唐称藩。李茂贞遂决心接受后唐册封,称臣归国。同光二年四月,李茂贞病逝,遗命彰义军(泾原)节度使李从曦权知凤翔军府事、凤翔留后。李从曦随之继立。同年五月,后唐正式任命李从曦为凤翔节度使,其弟李从昶镇泾原,以示承认李茂贞父子割据的世袭性和自立性。

同光三年九月,庄宗遣魏王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率军伐蜀,李从曦为供军转运应接使,负责后勤保障。李从曦不仅竭力供军,而且还亲率岐军开赴前线,随大军进入成都,平定西蜀。同光四年正月,李从曦奉命押解王衍及其宗族百官班师回军。二月,李从曦赶至凤翔,留守的监军使柴重厚却“拒而不纳”,并“促令赴阙”<sup>[10]</sup>。李从曦只得东行,不想刚到华州,洛阳发生变乱,庄宗身亡,李嗣源继位,是为明宗。明宗为稳定时局,安抚凤翔,下诏处死柴重厚,继续以李从曦镇凤翔,维持凤翔和泾原的自治状态。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五月,朝廷加凤翔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李从曦为检校太师。九月又下诏云:“凤翔节度使李曦世联宗属,任重蕃宣,庆善有称,忠勤显著,既在维城之列,宜新定体之文。是降宠光,以隆惇叙俾,焕成家之美,贵崇犹子之亲,宜于本名上加从字。”<sup>[11]</sup>赐李曦名从曦,预皇子之列,以示恩宠。长兴元年(930年)二月,明宗举行南郊大典,李从曦入觐陪祀。明宗趁机命李从曦移镇汴州(今河南开封)宣武军,封为岐国公,另以宣徽使朱弘昭代镇凤翔。而在此之前的一年即天成四年(929年)七月,李从昶已移镇华州(今陕西华县)。朝廷命李金全接任泾原节度使。自此,李氏兄弟的移镇内

迁,标志着李茂贞父子在凤翔及周边地区近半世纪的家族式自治统治宣告结束。

后唐长兴四年,李从曦改任郢州(今山东东平)天平军节度使,俨然已由割据藩王沦为后唐的地方藩臣了。但时隔不久,李从曦又得以重镇凤翔。这主要是因为后唐闵帝应顺元年(934年,末帝清泰元年),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潞王李从珂对闵帝李从厚不满而自凤翔起兵夺位。李从珂率军将行之时,凤翔军民拦马遮道,请以李从曦再镇凤翔,李从珂当即应允。果然,李从珂攻入洛阳,即位称帝之后,以李从曦再为凤翔节度使,并转封秦国公。七月,末帝又进封李从曦为西平王。至此,凤翔李氏在后唐再度位列藩王。

后晋立国后,高祖石敬瑭无暇顾及秦陇,对凤翔节度使李从曦羁縻笼络而已。他于天福二年(937年)正月,增加李从曦的食邑实封。五月,进封李从曦为岐王。天福三年三月,又转封为秦王。天福五年,加李从曦之母刘氏尊号为“秦国贤德太夫人”<sup>[12]</sup>。少帝嗣位后,李从曦又加守太保。开运三年十月,秦王李从曦卒于任上,后晋追赠其为尚书令<sup>[13]</sup>。因此,朱氏墓志称李从曦为“故凤翔节度使秦王赠尚书令李公”。

李从曦继李茂贞余威,前后镇凤翔二十年,终由晚唐割据图霸的枭雄转变为五代屏卫一方的藩王,实乃这个时期多元政局之下一元势力变迁的典型写照。

### 三、朱氏墓志释读

李从曦在新、旧《五代史》中皆有附传,但都失之简略。而且,整个晚唐五代时期的史料残缺,有关李从曦的记载在其他文献中也十分有限。因此,朱氏墓志就显得弥足珍贵,其记载多可补正史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李从曦的妻室情况,史书缺载。据《故凤翔节度使秦王赠尚书令李公楚国夫人高平朱氏墓志铭(并序)》可知,李从曦夫人为朱氏,她卒于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卒年51岁。据此推算,朱氏当生于唐昭宗光化二年,仅比李从曦小一岁。

墓志称朱氏乃“梁祖嫡孙,冀王长女。王即帝之长子也,讳友谦。”可知朱氏是爵封冀王的朱友谦之女。朱友谦,字德光,许州(今河南许昌)人,本名朱简。初为军卒和盗贼,后为陕州(今河南陕县)军校。陕州节度使王珙,为人严酷,与其弟王珂争夺河中

(今山西永济西)失败。朱友谦与牙将李璠趁机合谋杀珙,附于朱全忠。不久,朱友谦又杀李璠,代为陕州节度使。之后,朱友谦被朱全忠收为养子,赐其姓名。太祖即位,朱友谦“尽心叶赞,功烈居多”,累拜中书令,爵封冀王<sup>[14]</sup>。朱友谦先后镇守陕州、河中,为朱梁王朝扼守关东门户,担当北掣河东李存勖、西抗凤翔李茂贞的重责,职位紧要,地位崇高。正所谓墓志所云“当禅代之时,首分茅社。初司留于陕服,后节制于蒲津”。这样看来,朱氏也算出身皇室,为后梁太祖之养孙,因此,她在后梁的封号为高平郡主。

朱友谦为何背梁呢?朱氏墓志解释说:“旋属季弟(朱友珪)临朝,嗣君失德(朱友谦)惧奸臣之构乱,思转祸以图安。”原来,朱全忠为三子朱友珪所弑后,朱友珪夺得皇位。朱友谦惧朱友谦功高震主,暗自猜忌,遂征其入朝。朱友谦抗命不从。朱友珪遣大将韩勣、康怀英等率军攻河中。朱友谦遂决定背梁。据朱氏墓志称,朱友谦一方面“观三气于晋阳,瞻乌送款”,依附李存勖;一方面他又“求援师于陈宝(陈宝即陈仓、宝鸡之谓)”,向割据凤翔的李茂贞求援,并与其“插羽论亲”,结盟联姻。

在如此背景下,李茂贞嫡长子与朱友谦长女的结合正是两家势力为结成对梁同盟而促成的政治性联姻。李从曦迎娶朱氏可谓门当户对,时势所趋。朱友谦背梁在后梁乾化三年(913年),据此推测李从曦与朱氏的婚庆时间应在乾化三、四年间。根据史实来看,当时李茂贞与朱友谦有过多次合作。他们联军先攻克鄜州(今陕西富县),俘梁军保大节度使徐怀玉;又围困同州(今陕西大荔),败梁军悍将牛存节。两军从侧面配合晋军对梁的正面作战,一度赢得对梁作战的战略主动权。可见,朱友谦据河中背梁,使后梁失去了遏制河东和凤翔的关键枢纽和重要力量,对当时梁、晋、岐三足鼎立的北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以河东、河中和凤翔为三角的新的反梁同盟成立,晋、岐联合抗梁的势力制衡格局被打破,胜利的天平开始倒向河东李存勖的沙陀集团。《新五代史》卷四五《朱友谦传》对此记云:“庄宗(李存勖)灭梁入洛(朱)友谦来朝,赐姓名曰李继麟,赐予巨万。明年,加守太师、尚书令,赐铁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为遂州节度使,令锡忠武军节度使,诸子及其将校为刺史者十余人,恩宠之盛,时无与比。”朱氏墓志中也称他们朱家“果因协比之谋,克就中兴之业”。这足以反映朱友谦背梁对当时战局

的影响之大。这方墓志的记载不仅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白,而且对我们了解五代多元政治之下的互动格局具有重要价值。

朱氏墓志还记云,朱氏“母燕国夫人张氏,生本将家,称为贤妇。”可知朱氏之母为张氏,乃将门之女,墓志记载与史实契合。墓志又云:“夫人之兄,并蝇头学赡,鲤腹书精,爱从问礼之庭,皆未专征之任。”可见,朱氏又有兄弟,但墓志未载其名。查检传世文献,发现朱友谦之子有姓名可考者计有三人:令德、令锡、建徽<sup>[15]</sup>。朱令德为遂州节度使,朱令锡为忠武军节度使,朱建徽为澶州刺史,正如墓志所云“祖为帝而父为王,兄为相而弟为将”,“或登坛于左辅,或推毂于许田。三戟交门,万石当世。”可谓一门显宦,荣宠之极。只可惜之后庄宗听信宦官、伶人谗言,怀疑朱友谦谋反,徙朱友谦为义成军节度使,命朱守殷率军杀之,复其原姓名;又命魏王李继岌杀朱令德于遂州(今四川遂宁),王思同杀朱令锡于许州,夏鲁奇族其家属于河中。唯有朱氏远嫁凤翔李氏,方才获免。

朱氏墓志对割据枭雄李茂贞也即李从曦之父的事迹也有记载。墓志称:“先秦王(李茂贞)素称霸业,奄有关畿,四海仰之为真人,诸侯奉之为盟主。”又称李从曦乃“霸君之子”,“后秦王以地居冢嫡,任在股肱,方作翰于回中,兼握兵于岐下。”“霸君”、“盟主”、“霸业”及“奄有关畿”等评价之语再次印证了李茂贞割据自立的事实及其在晚唐五代初多元政局中的巨大影响。可见,学界对李茂贞及其历史地位应重新认识与评价。

李从曦的家世情况,朱氏墓志也有记载。传世史籍中仅见李从曦之子李永吉的记载,其他则无。《旧五代史》卷一三二云:“子永吉历数镇行军司马。”似乎李从曦仅有一子。朱氏墓志却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李茂贞第三代的宝贵资料。墓志云:“有子一十三人,曰永熙、永吉、永义、永忠、永幹、永粲、永嗣、永浩、永胜、永嵩、永固、永载、永济”,记载李从曦之子十三人之名,排行以“永”字连,可补史阙。

墓志又载朱氏有女七人,“长适陵萧渥,次适高阳许九言,次适供奉官赵延祚,次适左龙武统军赵匡赞,次适前鄜州节院使焦守珪,两人幼而在室”。这些记载俱史籍所无。在李从曦诸婿中,许九言正是朱氏墓志的作者,高阳(今河北高阳)人氏,从他在志文自称“门馆下吏,儒墨承家,偶趋上国以立身”等语来看,许九言应起身于凤翔幕府,以文采为李从曦所

赏识。《唐文续拾》中记许九言曾在后周显德年间任朝散大夫,试大理评事,行秦州成纪县令,兼监察御史。入宋后,他又任岭南转运判官。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记云:“转运判官自(许)九言始也。”李从曦另一婿赵匡赞也为史所记。赵匡赞父、祖为赵延寿、赵德钧,于后唐末年降辽。赵匡赞仕后汉为河中节度使、左骁卫上将军等职。后周时期,他随周世宗征淮南,因战功显赫而被封为保信军节度使。北宋初年,镇卫延州(今陕西延安),后随伐北汉,因功封爵卫国公,卒后追赠侍中。李从曦其他女婿中,兰陵萧渥系出名门,供奉官赵延祚、邠州节院使焦守珪也应是当时英俊之才。由此可一窥凤翔李氏的联姻情况。

此外,朱氏墓志还记载“颍川郡夫人蔡氏,中郎远裔,太守名家。叔隗镜来,我则推贤而让善。孟子云卒,此乃继室者何人。”可知李从曦还纳有继室蔡氏。此乃朱氏的托孤之人。

墓志称朱氏去世的原因除了“抱沉痾而不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直接诱因,即“兼之以盗据城池,公行剽掠,因兹骇愕,遂至弥留。”李从曦虽然一度移镇,但宅院和家眷一直都在凤翔。而导致朱氏惊吓的劫难,只有后唐闵帝应顺元年李从珂自凤翔起兵一事。史载,李从珂“悉取天平节度使李从曦家财甲兵以供军”,对此胡三省注云:“李从曦自其父茂贞以来再世镇凤翔,从曦虽移镇而家财甲兵犹在焉。”<sup>[16]</sup>《旧五代史》卷一三二也云:“及唐末帝起兵于岐下,尽取从曦家财器仗以助军。”可见,李从珂起兵似强夺凤翔李氏的家财积蓄以及铠甲兵器相助。但《册府元龟》卷一七九却载:“初(末)帝起凤翔,帑藏匮乏,从曦家献锦袍、银带、用仗等物以助军实。”又云李家乃主动资助。笔者推测,当时凤翔军情危急,财用匮乏,李从珂命悬一线,似难免强夺豪取,而李从曦身在郿州,身为藩臣,难能授意家人捐助造反谋逆之李从珂。因此,李从珂必定强取李从曦家财在先,声称是其主动相助在后。朱氏墓志声称的“盗据城池,公行剽掠”,正是李从珂强夺李从曦凤翔家财的有力证据。墓志这一记载证实了笔者的猜测。

墓志云朱氏生前的封号为楚国夫人。又云朱氏“葬于岐山县凤栖乡,祔秦王之新茔”。秦王当然是指朱氏之夫李从曦,表明李从曦死后也是葬在岐山。而李茂贞祖坟在今陕西宝鸡市北陵原之上。而李从曦何以没有归葬祖坟,而是另辟新茔,葬于岐

山(今陕西岐山)呢?其中原因,因文献和墓志缺载,今已不得而知,留待进一步研究。

## 结 语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李从曦妻朱氏墓志拓片,也即《故凤翔节度使秦王赠尚书令李公楚国夫人高平朱氏墓志铭(并序)》,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对李从曦家世、李茂贞与朱友谦联姻、李从珂凤翔起兵等记载不仅可补正史书,解决史书中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还能充实晚唐五代史料,进而推动这个时期多元政治格局的研究,值得学界引起重视。此外,该墓志文体规范,文笔优美,叙事详尽之余极尽褒赞之辞,是难得的文学佳作。墓志在书写和镌刻上劲健美观,也是书法中的精品。无疑,这方墓志又是研究唐五代墓志及其书法、镌刻的宝贵资料。

[1] [清]陆心源《唐文续拾》卷7许九言《故凤翔节度使秦王赠尚书令李公楚国夫人高平朱氏墓志铭(并序)》,11252-11253页,中华书局,1983年。

[2] 《唐文续拾》误作“裔”字,11252页。

[3] 据《旧五代史》卷63《朱友谦传》补正,844页,中华书局,1976年。

[4] 《唐文续拾》漏“于”字,11252页。

[5] 《唐文续拾》误作“党”字,11253页。

[6] 《唐文续拾》误作“落”字,11253页。

[7] 《资治通鉴》卷263唐昭宗天复三年正月条,8593页,中华书局,1956年。《新唐书》卷83《平原公主传》记载略同。又《资治通鉴》卷265、《十国春秋》卷35也记李侃为李茂贞之子。

[8] 《旧五代史》卷132《李茂贞附李从曦传》,1741页。

[9]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19《重修法门寺塔庙记》,8页,中国书店,1985年。《全唐文》卷829也收有薛昌序《重修法门寺塔庙记》(8736-8738页),但该文校勘不精,有讹文、缺文,故依《金石萃编》。

[10] 《新五代史》卷40《李茂贞附李从曦传》,433页,中华书局,1974年。又见《资治通鉴》卷273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条,8961页。

[11] 《旧五代史》卷37《后唐明宗纪第三》,510-511页。

[12] 参见拙著《唐秦王李茂贞之妻刘氏墓志考释》,《唐史论丛》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

(下转42页)



成了难以弥补的缺失。唐太宗陵墓石刻“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也被盗卖到美国,今天陕西省博物馆只能展出摹制品。“六骏”中的其余四件真品在盗卖过程中被发现制止,但已经被砸碎成几块。在近些年来,国内文物石刻失盗事件也屡有发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很多被盗文物属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后来被追回,如2008年山东省博兴县文物管理所收回了被盗流失海外14年的北魏石刻菩萨造像。然而,更多的被盗石刻至今难以收回,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河南巩义宋陵石刻五个月内连续两次被盗,新华网对此事件登载专题文章,题目便是“国宝扔在田野,贼不盗才怪”,这句话应该能够让漠然于南朝石刻保护现状的人士惊醒。

建馆集中保护是南朝石刻保护的必然选择,其他任何原地保护的措施都是长久不了的。分散导致破坏,集中产生效益,不仅包括文化效益,也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成立南朝石刻博物馆一方面是对古代文化资源保护,使其作为历史文化品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也是对当地旅游资源的整合,不仅能够打造出本区域强有力的文化旅游品牌,同时也是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有力见证。然而这一方案迟迟不得施行,却有地方在石刻上面盖水泥亭子,做各种无谓的耗费。日久天长石刻变得更加脆弱易损,愈来愈难以搬迁移动,所以将南朝石刻建馆集中保护的方案应尽快实现。

过去年代,村民认为永安陵的石麒麟调戏妇女就砸掉了它的头,这是由于村民的愚昧,村民嫌泰安陵的两石兽占用田地将它们炸碎扔出,这是由于村民的无知。今天具有开明文化的人们,对于南朝

石刻已经认识到其宝贵价值,也意识到其危险处境,如果仍旧采取冷漠而不作为的态度,那便是比从前村民更沉重更悲哀的愚昧无知了。

[1] 南京博物院编著、徐湖平主编的《南朝陵墓雕刻艺术》一书第269页介绍“南朝蒋王庙失名墓神道石刻”,既有图片,也有文字,“2000年发现于南京市玄武区蒋王庙明岐阳王李文忠墓园,存石兽1件,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石兽损坏严重,四肢、尾部以及头部下颌以上部位均缺失,通体风化极甚。石兽通长约1.65米,残高0.8米,腹部周长1.45米。胸部鼓凸,其上隐约可见向两侧伸展的卷翎纹,短翼,翼膊有阴刻羽纹。与栖霞太平村、江宁狮子坝失名墓石兽規制相仿,属王侯墓狮形石兽。”李文忠墓园属于明代初期的陵墓,李文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外甥,他死后太祖“亲为文致祭,追封岐阳王,谥武靖,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三。”这样南朝石刻便增加到三四处。但我们在南京市博物馆并没有发现书中所说的石刻,内部工作人员也说不知情,其他文献中也没有查到相关记载,该石刻的真伪以及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2] 所谓冻融,指石头裂缝中的渗水遇冷结冰膨胀,导致石质进一步开裂,在南京夏热冬寒的气候条件下,冻融作用加剧了六朝石刻的进一步风化。

[3] 据记载,此地很早就有碑亭,抗战期间日军侵占南京并将碑亭拆毁,使石碑长期遭受风化,龟趺埋土中。解放后多次将石碑和龟趺升高加固,并重新建造了现在的碑亭。

[4] 本处是南朝石刻中唯一安置了避雷针的石柱,也是保存最完整的石柱。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博士)

(上接27页)

[13]《旧五代史》卷85《后晋少帝纪第五》,1122页。

[14]《旧五代史》卷63《朱友谦传》,844~855页。《新五代史》卷45《朱友谦传》记载略同。

[15] 据《旧五代史·朱友谦传》载,朱友谦有子二人,曰令德、令锡,《资治通鉴》卷273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条云“朱友谦子建徽为澶州刺史”,《新五代史》卷37《史彦琼

传》作“朱友谦子廷徽”,今从《资治通鉴》作“建徽”。

[16]《资治通鉴》卷279后唐末帝清泰元年五月条,9120页。

(作者工作单位:

山东省滨州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